

第二次 爱



● 湖南人民出版社



〔美〕弗兰德丝 著
罗伯特·莉
翁昌铭 张映先 译
柯 夫

第二次爱

第 二 次 爱

〔美〕 丽贝嘉·弗兰德丝 著
翁昌铭 张映先 译

第 二 次 爱

〔美〕 弗兰德丝 罗伯特·莉 著

翁昌铭 张映先 柯夫 译

责任编辑：尹飞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271,000 印数：1—11,610

ISBN7—217—00634—1

I·224 定 价：4.35元

第一章

芭芭拉坐在拥挤的候机室里，等待着登机通知。她迟疑地抽出了姐姐写来的邀请信。她已经二十六岁，从离开家上州立大学过独立生活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形成了一种自信而稳重的性格。但是，自从丹尼尔死后，苦闷就象影子一样跟随着她，此时此刻，她独自一人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和那些情绪亢奋的旅客坐在一起，更象一个迷途的小孩，心情恍惚不安。

她已经孀居一年多了，从妈妈的电话中得知，姐姐很为自己担心。这是能理解的，虽然她相信日子过得很好，但其实痛苦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她，有时候她甚至抑制不住心头的苦恼，只想放声痛哭，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点色彩。当然，这么年青就成了寡妇，这的确是很悲惨的。每个人都不难理解年轻失夫的痛苦，都应该向她掬一把同情的眼泪。然而真正的悲剧恰恰是没有人能够真心理解，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对于她来说，丹尼尔不只是一个丈夫，而且是一个情人，一个挚友……大多数的人会漫不经心地度过一生，而始终不会理解她和丹尼尔的那种爱是多么真挚，多么甜蜜。一对相依为命的鸳鸯就这样残酷地被拆散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世间的事真是不可思议……

愤怒和沮丧的情绪又偷偷袭上心头，她紧紧地抓住自己的

胸口，又看了一遍姐姐的亲笔信，似乎这样能排遣一些忧虑：

我和迈克尔商量过这件事。我们俩都认为今年夏天你应该来我们这儿住一段时间，不要再犹豫了。这儿的太阳会让你的双颊重泛红晕，这儿的海风有着神奇的功能，会叫你食欲大振（我自己得当心点，在过去的十个月中，体重竟增加了五磅！）。再说，你也真的需要出来开开心，换换空气。现在，你就不要用你那可爱的小差事来推托了，象那样的活儿多得很，这也是我要给你强调的一点。你有的是才干，完全不必为当个职员而浪费光阴。你不要推托说你抽不出时间，这一切我们都是考虑过了的。迈克尔老在写他的书，这幢大房子，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在里面转来转去。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的盼望能有个人聊聊天！迈克尔也巴不得我有个说话的人，这样他就能安心地完成他的工作。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高兴遭到你的拒绝，权将这一邀请看作是我们的一份提前送的生日礼物吧，要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爱你，亲爱的芭芭拉。

你的专制的姐姐 凯特

凯特的花体签字把那页幽香的粉蓝色的信纸占据了四分之一，芭芭拉的脸上露出了动情的微笑。她折好信，插回到信封里。尽管她对这次旅行还有些犹豫，但此时却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她那位活跃的、金发碧眼的姐姐了。

当然，她仍然还有些迷惘，好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孤零零地坐在这辛辛那提机场等候着飞往缅因州的班机。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深居简出，小心翼翼地让生活保持平稳和井井有条，凡事力戒激动。她有着刻板的生活方式，除了上班之外，她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公寓套间里。有时候，她和朋友一块儿吃饭，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吃。她每周给住在格兰达尔的妈妈打一次电话，告诉她自己过得很好。

但是收到凯特的信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拿着那张诱人的机票，她觉得辛辛那提似乎显得脏乱不堪，她的那份小差事简直叫人心烦，公寓套间也似乎变得狭窄起来了，而缅因的海岸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不假思索地给凯特挂了电话，在电话中她们就象往日一样大声地谈啊，笑啊，几乎用了半个钟头。然后，她就突然来到机场。现在，她听到了登机的第一次通知。

当她看着人们涌向登机口的时候，心中又涌起了一阵慌乱。她真不该答应凯特，她此去要同凯特和迈克尔一起生活三个月，他们住在海边自己的大房子里，那么幸福，万事如意，相亲相爱。但这又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忘却对丹尼尔的怀念呢，而且也不能忘掉与丹尼尔生活在一起的那短暂的几年，那如醉如痴的时光；她也不需要任何人象她的爸爸妈妈那样踮着脚在周围转来转去，向她偷偷地投来充满同情的目光，还以为她并没有看见；也不需要凯特那种想把她逗乐的过份热情……不，她所希望的就一个人呆着，按照自己的方式，靠温情脉脉的回忆来打发日子。

她要自己的小公寓套间和那份单调的小差事，她要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面孔，她不需要复杂化的生活。

广播发出了最后一次登机通知。要么，得赶快，否则就算了。她横了横心，抖掉最后一丝犹豫，提起了行李。

她还是犹豫得太久了，只好跑步，才最后一个登上了飞机。当空中小姐给她指引座位的时候，其他的旅客都回过头来好奇地望着她。她那光亮的头发向后梳成马尾型，扎得紧紧的，身穿着又薄又轻的夏装。就象每次在人多的地方一样，她感到自己很引人注目。她下意识地抹抹头发，整整衣服，然后一手抓住手提包的带子，一手提着航空行李箱笨拙地朝前挪动。那箱子不时地碰着其他旅客的膝盖，她轻声地道着歉，心中又涌起一丝苦涩，一个人单独出门多不方便啊！

她焦急地扫视着座舱，但是不见空的座位，只好慢慢地顺着过道找排号。老半天才终于找到了她的座号：17—A。是个靠窗的位置，她觉得很好。但是坐在靠过道的那个人伸长着双腿把窄小的空间堵住了。她礼貌地在他身边迟疑着，但是他丝毫没有起身让她过去的意思。

过了一会，她郑重其事地说：“对不起，请让我过去一下。”说的时候眼睛却望着别处。

“哦，”他慢吞吞地答道，“我想，那得看你的啰……”

真是可恼可恶！她朝他瞪了一眼。但她看到的面容使她吃了一惊。

不知什么道理，世上的事竟是那么不公平，一个粗鲁无礼，自私自利，惹人气恼的人却生着一副与这些卑劣品性截然相反

的好容貌。他本来应该是个矮矮的、大腹便便的家伙。而事实上他却身材修长，皮肤晒成了黄褐色，浅黄的头发在前额分开，一直垂到衣领。他的脸需要刮，但这丝毫无损于那张坚毅的方脸和那完美得几乎失真的相貌。她知道，在他微笑的时候，下巴的左边会荡漾着一个笑靥，他可能刚过了三十岁，却仍是年青小伙子的装束：褪色的紧身裤打有补丁，上身是宽松的格子布衬衫，里面是一件黑色的T恤衫，上面用银色的怪模怪样的法语写着“为什么不”，他的嘴唇不住地翕动，带着笑意，他仰起头，深绿色的眼睛望着她，含着一种懒散的幽默神情。

“机上用了两名服务员加上一名驾驶员才把我弄到这个座位上，”他说，“恐怕一张漂亮的脸蛋要把我重新弄起来，那力量不够吧。你只好从我身上爬过去啦。”

他含含糊糊地朝自己的脚作了个手势。她见到他的一只裤脚撕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白色石膏敷料，座位下还有一根拐杖。这时她心中不由得一阵懊悔，刚才自己的那股愠怒反而使她不好意思。她顾不了许多了，因为机内的广播响了。“女士们，先生们，请您在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

她将沉重的旅行包和手提包抓稳，然后很快地从他身上向自己的座位跨过去。她想，要是笨手笨脚地出麻烦，就准在这会儿了。果然，她绊了一下，失去了平衡。她看见他的脸歪了一下，躲过晃过来的包，并伸手扶住她的腰。她一边喘气一边道着歉，在他有力的双手帮助下，总算平安地坐上了自己的座位。

“伤着你了吗？”她急切地问道，一边坐下来整理行李。

他歪了歪身体，弯腰摸摸脚蹠，“不要紧，”他答道，“那是我的好脚。”

她想将旅行包塞进行李格，但总塞不进去，一失手，包险些掉下来。他急忙把头闪开，“当心点儿！给我吧，”他叫道。他从她手中接过旅行包：“小姐，你对人真是个威胁。”

她硬邦邦地说道：“对不起！”

他将她的旅行包推到座位下，抬眼望着她，“你还有什么隐藏的武器，都安顿好了吗？”

她系好安全带，故意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

飞机起飞了。他拉开安全带，转向她，舒展地将手臂搭在她的座背上，贪婪的眼神在读着她的全身，看样子，他是个对任何类型的女人都感兴趣的男人。她竭力使自己心情保持平静，不理睬他，脸上露出一种不容侵犯的严肃神情。“象你这样一位漂亮的姑娘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是要干什么去呀？”

她恼怒地皱皱眉头，把身子朝窗那边挪了挪，朝他那只不安份的手臂投去轻蔑的一瞥。她本想回敬一句：“你最擅长的就是来这一套吗？”但是又一想，还是不要助长他的轻佻为好。

“出门办事？还是去游乐？”他纠缠不休了。见她还是不理睬，又接着说：“不，你不要说，让我猜猜看。你呀，只能是因事，因为你不喜欢坐飞机，并且看样子你这辈子还没有娱乐过一天呢。那，到底是去干什么事呢？”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神情兴奋地打了个响指，自问自答，“我知道了，你是个图书管理员，一定没错。你是去收集一种图书珍本，一种绝版书。你将用生命护着它，直到它平安地摆进玻璃柜里面

为止。”

“请你不要打扰我，好不好？”她声音里面有几分恼怒。

“喔，别着急，”他眨眨眼，郑重其事地说，“我对图书管理员有一种偏爱，特别是对那些金色头发的。”这种头发，顺便说一下，象这样朝后梳并扎起来简直太漂亮了。这样，你的美妙头皮就能露出来。”

她觉得自己受了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圆睁着眼睛，气愤使她的脸红得象紫罗兰一样，“我要去换个座位，”她厉声警告他。

“祝你好运，”他答道，把手臂从她的座背上抽回来，身体靠到自己的座位上。

她愤愤地扭转身子，面向窗外，两人都尴尬地不作声了。窗外，云层还很低，没什么好欣赏的，她感到心里很不愉快。

过了一会儿，他语气温和地说：“这段航程要飞行三小时。我又没有带任何东西阅读，更糟的是，我们还得在一起吃一顿午饭。我听别人这样说，没有什么比吃哑吧饭更加难堪的了。所以，我们不妨谈谈话吧。”

“我从不同陌生的男人谈话。”她转过身来，冷冷地对他说，“尤其是那种粗鲁而自负的人，满嘴的陈词滥调却想诱人，穿得象六十年代的难民，从他的年纪看，也该是知道讲究的啦。”

这一回是他把眼睛睁大了。“够了吧，小姐，”他轻声说道，“让我喘口气。”但是在他那假装受到委屈的眼神后面，却隐藏着一种不易发现的满足，这倒得她更是气上加气。

“还有，”她接着说，“我看哪，跑到飞机上来企图勾引女孩子，不说是愚蠢，也是无聊至极。完全是缺乏教养。”

他装作在认真考虑她的话：“你说得对，这很愚蠢，是的，我如果真是成功地把您勾引上了，这儿哪有地方带您去呢？”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好上了他的圈套，他两眼闪露出的甜蜜蜜的神色告诉她，他正乐滋滋地欣赏着自己的胜利。他不是要她和他说话吗？等到她说起来的时候，他好欺侮她，于是，她更气呼呼地转向窗外。

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哎呀，您是已婚的，难怪有那么大的火气。那么，干什么去的呢？回家看妈妈？”

这话更是惹人伤心。但是情况要好些了。这次完全不要紧，因为气愤已吞噬了伤心，她立即说道，“我没有结婚。”

“那你为什么戴着结婚戒指呢？那可不是一只结婚戒指吗？”他伸手去摸她的手，但是她急忙躲开了，用另一只手护住它，轻轻地捏捏戒指的金箍环，似乎看它是否安然无恙。

她强咽下被伤害的痛苦，但求这个可恼的人不要再来惹她。“我的丈夫……死了。我……”她说不出话来了，眼前幻现出了一些穿着黑色丧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我现在没有结婚。”

他询问道：“出事故了？”声调轻微，仿佛还有几分关切。

“白血病。”她简短地作答，她也只想说那么多。

她等着他说出那句假意的、令人不快的“对不起”。任何人，即使是最冷漠的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说这句话的。但是他没有，这使她有些诧异，也感到厌恶，她觉得还是不理睬他为好，虽然那是需要有自制力的，但她是个性格特别的人，在

任何场合，她都不喜欢那一套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他只是轻轻说：“寡妇是应该把戒指戴在右手的。”

她从他身上感受到的一丝温情几乎消失了，她松开手，把头又扭向窗外。“谢谢！”她以讥讽的口吻回敬了一句，“谢谢你上的礼仪课。”

在开午饭前这半个小时，他一直没有吭声。她琢磨着，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可能在想自己怎么会跌进了这么尴尬的境地，或许在想现在如果要对她说话，该说些什么。人们越是知情，越是怕说错话，这样就会感到非常不自在。在这个年头，二十六岁的女人孀居确实有些反常，她所遇上的每一个人都使她想到了这一点。他也许在为她感到遗憾，还想琢磨出好主意，换个话题。也许他在懊悔，不该如此鲁莽，伤了她的心。嗯，她苦恼地想着，也许下一次他不会如此唐突了。

午饭上来了。她默默地、不慌不忙地吃着。她并不饿，但强迫自己吃，因为她感觉他正看着她。他没有动手拿起刀叉，饭都快凉了，她装作没注意。

这时，他难为情地说：“唔，我不知道如何对你说……”

她抬眼望了望他。

“我是左撇子，”他道出真情，“我们不能够同时吃饭，除非是我们想碰碰撞撞地再出个什么事故，而我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一丝脆弱的关系现在真是受不住啊。”

“好吧，”她竭力忍住笑，一本正经地问道，“你要我怎么办？”

“如果你稍微等一等，”他提出个建议，“等我切好了肉，

然后我们就可以轮流地一人一口地吃了……。”

她感到实在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连忙用餐巾擦擦嘴唇来掩饰，接着摇了摇头说，“你吃吧，我完了。”说着就推开餐盘。

“可你还没有怎么吃啊？”他急切地说。

“这饭不怎么好，我也不怎么饿。”

他拿起了刀叉，芭芭拉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吃了几口，他侧目瞄了她一眼，轻言细语地指出，“你骗不了我，我刚才看见了你在笑。”

她看着他，这一次脸上真露出了笑意，浅浅的，但有些勉强，“你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是吗？”

他抬起叉子，耸耸肩，“别人都这么说。”

“你的腿怎么啦？”

“我从山上摔下来摔断了。”

“你刚才还说我笨呢。”她低声咕哝了一句。

“我可没那么说你，我只是那样想。”他咧开嘴笑起来。

他专心吃着饭。目的地快到了，她的心情也放松了一些。

用完午餐，服务员收走了盘子，他宣布要小睡一会儿。这与她有什么关系呢，她正求之不得。但是，他刚刚闭上眼睛，机长就宣布飞机正在波特兰机场上空盘旋，马上就要着陆了。她内心一阵兴奋，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物品。

“当心点儿，”当她起身时，他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说，并警觉地抬头望着她。“记住你旁边有个伤员。”

她有些难为情了，“真对不起，我过来时踩了你的脚。”

“那只是这次非常难忘的旅行的开端罢了。”他的眼睛灼

灼闪光，告诉她不必在意。接着他问道：“你不太喜欢我，是吗？”

她低下头平静地望着他，“是的，你说得不错。”

她小心地从他身上跨过去，这一次利索多了，平安无事地跨到了过道上。

“还好，这么说我没有获得成功。”

她不理解地扭过头来，“指哪方面？”

“引诱你呀！”他嘻笑着。她快步走开了。

她焦急地朝机场出口处望去，很快就认出了人群中的姐姐，她的身段还是那样苗条优美，她正欢乐地摆动着双手。一切不愉快都烟消云散，芭芭拉很快地从人群中挤过去，投入到凯特的怀抱中。

她们无声地紧紧拥抱在一起，过了好长时间，然后松开手，高声大笑起来。没等凯特说完欢迎的话，姊妹俩又拥抱起来。凯特推开她说：“好啦，行了，让我看看你！啊，芭芭拉，你瘦多了，脸色也不好看！你怎么搞的，把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嗯，我们要抓紧时间把那事办好。小宝贝，把你请到了，真妙极了！”

她又抱住芭芭拉。芭芭拉无可奈何地告着饶，笑着，乐呵呵地领受着从小就熟悉的姐姐那洋溢的热情。凯特用双臂抱着她的双肩说：“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谈，但是首先得告诉你的是这次我们家还要来一位房客。这真是，要么就不下雨，要么就大雨倾盆，这阵可热闹了！”

芭芭拉迟疑地望着她，她到这儿来本是指望和亲人团聚

的，“我希望这次来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她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

凯特哈哈笑起来。“你又孩子气啦，我们很高兴你来呢！再说，来的那一位又不是外人，他是迈克尔的弟弟。他总是来无影去无踪，我们也习惯了，听其自然。他自有一套客房的钥匙，来时几乎从不事先给我们打招呼，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先告诉你的原因。我自己也是今天早晨才知道的。”

芭芭拉若有所思地皱皱眉头，“迈克尔的弟弟？我想我没有见过他。”

“是的，上次婚礼上没有他。”她漫不经心地回答着，眼睛却在人群中顾盼着，“很难说得准他在什么地方，世界上什么地方他都去。”

“我不记得，我从前是不是听迈克尔提到过他？”芭芭拉没有把握地说。他们相隔得太远了，只有极少的团聚时间。说来也伤心，她们对相互之间的生活情况都不甚了解。

“哦，我想你肯定听说过，凯尔是迈克尔家的人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当然也不是总说他的好话喽。他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神鬼莫测呀。”她转身对着芭芭拉叹了口气，“照说，他应该是在这趟班机上，我还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呢，办得好事可真难呀……”

这时有人在她们身后高声叫凯特，凯特快活地喊叫道：“那不是他吗！”

芭芭拉一下子认了出来，果然是他，真是冤家路窄啊。他正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向她眨动着那双迷人的绿眼睛。

他把凯特拉过去：“啊，你越发漂亮啦！”

凯特绯红着脸，不住地责怪着，把他拉过来。芭芭拉心中一阵乱跳，尴尬得不知所措。

“过来，凯尔，”凯特给他们作介绍，“这是我的妹妹，芭芭拉·埃利斯；芭芭拉，认识一下迈克尔的这位桀骜不驯的老弟，凯尔·沃特斯。”